

诗两首

宋培耀

长日留痕

白日西沉，
我顺着你的坡道滑落，
瞥一眼呼之欲出的夜幕，
皱褶、芒芒。
你是曾经的
飞梁、房虎、郭郭、城隍，
随岁月悄然远去，
与我们一并沉溺于酒神的欢愉。

不错地，
如同阿克塔维奥·帕斯笔下的
舒畅明快的城市，
诗歌般清扬的街巷。
乘着火车而来，又乘着火车离开，
流动的时间咆哮着。
暗暗的蒸汽
在人们的梦里弥散、生长。

地上零星的词句的断章，
我用来说波斯人的月亮、
死亡与你的厌烦。
铜马与翁仲止戈的夜晚，
金黄的夜莺高歌得响亮。
可吝吝的群星，
划不开他们薄弱的脉跳。

迷失的人儿，投身于
失去、徜徉
和一份偶然的愿望。
再也无所谓
大洋的鸣鸣、山风的杳杳。
而那云脚也乱蹒跚，
仿佛巨大的实心银刺，
终究逼得我退回了现实。

大概黄粱梦觉。
于是先生有醉其容，
与我等待漫漫长夜的到来，
笨拙而优雅。

回首，那迈着从容不迫的步伐
向我走来的是什么？
是蒲叶片片，浅水暖风，
喜悦，
是我的风烛残年。

夙事

夜深人静的时候，
祖先扯了我的耳朵。
我便与山葱茏一起，
接过外祖父很快睡着的手掌。

那时啊，
屋檐边挂的是灯笼，
院子里坐的是月光。
索玛花在烈日下酿蜜，
黄昏时，小鬼们蹑手蹑脚地
搬苞谷、走串访。

没有山风吹过空空的竹筒，
记忆便像筛子一样抖撒。
大鹅毛扇一划拉，茶馆的怪客
正鬼祟地絮叨着太阳暴晒。
提香炉、迎台阁、焚檀香，
红烛一封封地递上去。

出巡的城隍爷
要穿过结灯的木桥
和狡黠的月光。

直到西王母来了兴致，
钦点外婆
当她的三足青鸟。
我于是朝着群山追啊、叫啊，
河水在一代人的注视下流过，
发出祭祀迎神时的欢愉。

我全然看不出她的逍遥，
更多是自顾自地徜徉。
吏胥盯着簿上的时分，
叫呼了几声，挥一挥衣袖，
起轿。

雨水钻进了她的骨头，
雷公来不及唤走。
轰隆一声后，我才意识到
春天到了。

直到来年的春夏，
外祖母才第一次
踏着松软的希望。
绿的是青提，红的是蚊香。
死亡，郁郁苍苍。

菜园子

胡云学

乡镇教书的日子里，半山腰上，有两片“菜园”：一片是汗滴入土、青翠养胃的菜畦；一片是心灯长明、书声育人的讲台。它们共同滋养了那段清贫而丰饶的山中岁月，也埋下了走出大山的种子。

——题记

我是2003年才从打易中学调进县城的。1988年师范毕业，我回到母校教书，一待就是十五年。母校打易中学，坐落在黔西南州望谟县的大山深处，离打易镇有三里多路。学校在半山腰，背后是密密匝匝的林子，门前有条小溪，省道望谟到紫云沿着溪边砂石路而走，学校后山不远就是十来户人家的余家寨。

回想那十五年，除了教书，最鲜活的记忆，就是课余和老师们一起开荒种菜的日子。

山里闭塞，一个星期只赶一次场。平常日子，集上冷冷清清，想买点新鲜菜蔬，难！赶场天买回的菜，放不了几天就蔫了、烂了。没办法，只能多买点棒瓜、洋芋、黄豆这些能放久一点的。于是，自己动手开荒种菜，就成了老师们的老传统。

校园四周荒地多得很。一放学，有家室的老师们就扛起锄头、撮箕、水桶、粪桶，有的带着老婆孩子，三三两两到荒地边。除草的，挖地的，栽苗的，撒种的，挑水浇菜的……还有人怕脏臭，去厕所坑里舀大粪。汗流浃背，气味呛人，累是真累，但看着自己一锄头一锄头整出来的菜地，心里头是踏实的，是快活的。刚分来的年轻老师看着，也赶紧买了用具跟着干。

这片开出来的荒地，成了我们课外的“第二菜园子”。种菜能活动筋骨，消磨课余时间，最实在的，是解决了吃菜的大问题。大家精心伺候着，园子里四季菜蔬不断：春天有韭菜、莴笋，夏天挂满茄子、豆角，秋天南瓜滚圆，冬天萝卜白菜水灵灵。清晨去园子，摘一兜挂着露水的嫩白

菜，掐一把青翠的豆角，抱回一个敦实的南瓜……这些沾着新鲜泥土的菜，是自己汗水浇出来的，下锅一炒，格外香甜。哪家炒了好菜，站在门口吆喝一声，几张课桌一拼，各家端上拿手菜，说说笑笑，简陋的校园里就有了热腾腾的烟火气，成了最暖心的“长桌宴”。

日子过得简单，却也热气腾腾。没有城里的热闹排场，但几十多位老师聚在山脊窝里，就像一个亲亲热热的大家庭。谁家娃儿头疼脑热，大伙儿帮着找药请医生；哪个老师身体不舒服，立马有人顶上他的课；谁家做出发现油盐罐子见了底，谁家顺手就递过来：“先用着！”这份互相帮衬的情谊，是清苦日子里最暖心的相融。

可老师们心里头最珍贵的“菜园子”，还是脚下这三尺讲台。看着从各个山沟窝里聚拢来的娃娃们，像一株株刚出土的小苗，老师们白天黑夜都扑在上面。

白天，认认真真讲好每一课，仔仔细细辅导，就一个念头：多送几个娃儿靠读书走出大山！为了多给学生讲点东西，老师们有时会“争”自习课，争得脸红脖子粗。下课铃刚响，下一节课的老师就守在教室门口等着；有的干脆连堂上，舍不得浪费一点钟点。

煤油灯下，批改作业，写教案，用铁笔在钢板上“吱呀吱呀”刻试卷……那股子使不完的劲儿，是学校的老底子，也像春雨，悄悄润着山里娃的心田。

山里的天仿佛亮得早些。天刚蒙蒙亮，山路边、树林下、草丛里，就能看见三三两两的学生，站着的、坐着的、蹲着的，捧着书本念念有词，琅琅书声跟着晨雾在山谷里飘。晚上，教室里几颗脑袋凑着一盏小油灯，亮光映着他们专注的脸。就是凭着这股子钻劲儿，打易中学在八九十年代的望谟县闯出了名头，中专、中师的录取率年年拔尖。那

时候，农家娃考上中专、中师，就等于捧上了“铁饭碗”，跳出了“农门”。老师们看着自己“主菜园子”里精心伺候的“小苗”一茬茬长大，走出大山，老师们心里的那份满足和自豪，比什么都甜。

那时候是真苦。教室是七八十年代的老砖瓦房，吱吱作响。学生宿舍少，大部分娃儿得租住在附近农家。放学后，他们不光要做作业，还得自己上山砍柴生火做饭。住得分散，没法集中上晚自习。老师们就自发组织起来查夜。晚饭后，几个人约好，打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村串寨，挨个到学生寄住的地方看看，催他们温书。偶尔逮着贪玩打扑克的，免不了一顿训教。那手电筒的光，在漆黑的山路上晃悠，照亮的，是娃娃们走出大山的路啊。

前些年，我偶然回到曾经工作过的老学校。眼前一片荒凉，野草长得比人还高。2011年那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裹着泥石流冲垮了老校舍。灾后，学校在别处重建了新校园。走进新校区，豁然开朗：花园似的环境，崭新的教学楼，亮堂的实验室，干净的宿舍、食堂，宽阔的塑胶操场……真是“鸟枪换炮”了。

站在新校园里，心里五味杂陈。当年养活我们的菜园子，煤油灯下的伏案身影，清晨山间的读书声，夜晚查夜晃悠的手电筒……都随着老校舍的坍塌，埋进了时光里。

日子好了，新“园子”更大更亮堂了。但当年老师们在“菜园子”里磨出的那股子劲儿——不怕苦累的韧劲、你帮我扶的温情、为娃娃们拼尽全力的心——才是打易中学最宝贵的根。愿这深扎在泥土里的根，在新校园更肥沃的地里，长得更壮实，继续托起一代代山里娃的梦想，结出更新更甜的果。

作者单位：望谟民族中学

一件难忘的事

遵义市务川自治县蕉坝镇乐居小学五年级(1)班 杨诗涵

在我的记忆里，许多事情像夏夜的流星，转瞬即逝在时光的天幕中。但有一件事，却如一颗嵌在夜空中的星星，多年过去依然清晰明亮，让我每每想起，心中都会涌起温暖的涟漪。

那是一个刚下过倾盆大雨的清晨。灰蒙蒙的天空还挂着细密的雨丝，我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路，去好朋友小芳家写作业。雨后的地面积起了一个个小水洼，像散落的碎银镜面，倒映着路旁被雨水压弯的杨柳——细长的柳枝垂在水面上，随着微风轻轻摇晃，像是在和自己的影子嬉戏。

忽然，一阵“窸窣窣”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我抬头望去，只见一位清洁工叔叔正蹲在路边的一处下水道旁。雨水混着垃圾把下水道堵得严严实实，刺鼻的腐臭味从井口漫出来，在潮湿的空气里弥漫开来。叔叔戴着橙色的手套，正徒手从黑黢黢的井口里掏着垃圾——湿淋淋的塑料袋、烂菜叶、发胀的包装盒，一件件被他掏出来扔进旁边的簸箕里。我站在离他两三米远的地方，那股刺鼻的恶臭直往鼻子里钻，胃里一阵翻腾，早上吃的米粥差点就吐了出来。

“叔叔，您吃饭了吗？”我鼓起勇气问。他直起佝偻的背，额头的汗水和雨水混在一起，顺着脸颊往下淌，声音沙哑却温和：“还没有呢，小姑娘，我得把这里的垃圾掏完再回去。这堵塞的下水道不疏通，路边的水洼会更深，大家走路容易摔跤。”他说着，从裤兜里掏出一块皱巴巴的面包，掰了一小半塞进嘴里，剩下的大半攥在手里，大概是想留着等会儿吃。我看着他粗糙的手掌——指节粗大，手背沾着黑泥，指甲缝里全是黑乎乎的污水，心里突然像被什么揪了一下。我摸了摸自己的口袋，早上出门时妈妈塞给我的那块奶油面包还好好地躺着。我咬了咬嘴唇，快步走过去，把面包递到他面前：“叔叔，您吃

这个，这个软和，也好闻。”他愣了一下，粗糙的手掌小心翼翼地接过去，眼眶微微发红：“谢谢你，小姑娘，你真是个好孩子！”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车铃声打破了这份温暖。我转头看见一名穿着校服的初中生骑着自行车从坡上冲了下来。车轮卷起的水花像小喷泉一样，“唰”地溅在了清洁工叔叔的身上——橙色的工作服瞬间沾满了泥点，连裤腿都湿了一大片。初中生头也不回地骑走了，只留下一串渐逝去的铃声。叔叔望着他远去的背影，用沾着黑泥的手背抹了抹脸，我分不清那是雨水还是泪水。叔叔轻轻叹了口气，喃喃自语道：“赶时间也要注意安全啊……”那声音很轻，像一片叶子飘落水面，却让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我站在原地，看着叔叔又弯下腰继续掏垃圾的背影，突然觉得他的身影格外高大。原来，善良和宽容不是挂在嘴边的话，而是在看到别人的难堪时，选择沉默；是在自己被冒犯时，依然记得对方的不容易。

后来，我长大了，搬了家，也再没见过那位清洁工叔叔。但每次路过街边的下水道，闻到雨后潮湿的空气，或是看到那个清晨——想起他沾着黑泥的手掌，想起他接过面包时发红的眼眶，想起他望着冒犯者背影时的叹息。这些记忆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慢慢生根发芽，教会我：善良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愿意俯下身，去理解他人的辛苦；宽容不是默默忍受，而是用心去体谅，那些因为慌张而犯下的错。

或许，这就是成长吧。那些看似微小的瞬间，像一颗颗星星，最终会连成属于我们自己的星空，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指导老师：杨雨明



童心绿梦·环保绘画展获奖作品展：幼儿组一等奖

《污染入侵：自然的挣扎》

赵奇瑞卿

及时当勉励
岁月不待人
陶渊明诗 张达书

陶渊明的诗句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张达书